

第一章 海女食堂

如果不是親眼所見，簡直無法相信松本寺內的鼠災已經如此猖獗，米粒大小的紡錘狀黑點，肆無忌憚地散落書架與經卷紙縫之間，甚至黏在格子窗框與窗紙上。滿目所及都是鼠糞，難以判讀是鼠窩尚且盤據在書庫，還是早已棄巢離去，又或是鼠群倉皇誤入書庫而遺留這大量的穢物。

自我有記憶以來，這種景象只在當年鼠疫肆虐的時期見過。那時海峽彼端爆發鼠疫，北中南各處港口如臨大敵，稅關人員跟港區派出所的警察針對船艙進行消毒，但船隻往來頻繁，就算在碼頭蓋了防鼠壁，往船艙裡灌毒氣瓦斯，全島最終還是淪為鼠疫重災區，長達十年以上。根據後來的統計，本島鼠疫總共造成兩萬多人喪生，財物損失更是難以估量。

當我還是個無所事事的少年，我曾親眼見識鼠禍是如何在島上蔓延。

那是一個很尋常的下午，五艘廣州籍戎克船靠港，稅關人員依照規定，戴上口罩，穿了防止跳蚤附著的橡膠長統靴，準備登船。結果船艙才剛打開，艙底忽然竄出二、三十隻老鼠，排成縱隊，以頭尾相銜的陣形，在人類的腳邊穿梭。船員忙著把老鼠往海裡踢，但這些老鼠不知道是不是在海上待久了，竟然略通水性，攀住船身，順著纜繩，像是受過專業訓練，堂而皇之登島搶灘。碼頭巡邏的警察見狀，趕緊抄起掃帚驅趕，我也幫忙踢飛了幾隻大黑老鼠，但鼠群裡總有幾隻比較膽大的，鼓足了勁，飛跳起來，三下兩下都追打不中，一溜煙就跑得不見蹤影，消失在安平港邊最熱鬧街區裡。

安平港如此，想必基隆港或滬尾港，什麼港都是差不多的。其中一名登船的稅關人員，聽說因此染疫，不到一天就病逝了。支署辦公處與職員宿舍大面積地噴灑消毒水，全體職員則被專車載到診所進行檢疫，並一一接種疫苗。染疫職員的遺體，當天就按衛生單位的規定火化了。當時的染疫遺體的處理辦法，依規定是火化，為了因應本島風俗，採取土葬者，必須將遺體埋入一丈深的地底，封存七年後，才能進行撿骨，若有違反規定，將依法罰款，並強制破墳挖出，送往火化場直接火化。對本島人而言，過深的墓穴會破壞風水地脈，影響子孫後代；違法密葬被挖出來燒掉，也必然會招來家族的不幸，兩害相權都不是好事情，感染鼠疫身亡，幾乎等於宣告家族運勢的衰敗，對於習慣保留全屍的本島人來說，喪葬問題才是鼠疫帶來的最大麻煩。

不過那都是大人要煩惱的事情，將近二十年前，當時的我只煩惱未來到底要幹什麼，不知道要留在碼頭打零工，還是去田庄投靠種甘蔗的親戚。但一想到認識的長輩們，終其一生老死在甘蔗園內，存下的積蓄竟然只夠買下最後棲身的那一方墓地，我就寧可選擇留在碼頭，當個自由自在的浮浪者。別人拿掃把像驅趕老鼠一樣趕我，大不了我也像老鼠一樣拔腿開溜，去別條街，撿些沒人要做的零工。當時的我只想讓自己過得自由，我不怕在別的城市遊蕩，也不

怕永眠於異鄉。

不過我現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放把火，把松本寺的書庫燒了！

六疊半的書庫明明沒有儲放任何食物，卻還是掃出了一畚箕的老鼠屎，我不得不跟清藏律師抱怨起松本寺的衛生問題：「真的不放餌嗎，你看，光是書庫就清出這麼一堆，那煮飯的大寮還得了！」

「老鼠不過吃了我一點白米，咬破幾張紙，何必要了牠們的小命？」

不只白米跟紙，鼠輩無所不吃，經本的布質封面只是沾到一點點糕仔粉，就被咬得坑坑巴巴，露出了布包裡的紙皮，所幸還沒有咬到經文內頁，否則外面的人說不定會把清藏律師當成「三井寺的賴豪」那種，潛伏在松本寺裡啖食人心，偽裝成沙門比丘實則是為了啃咬經文的老鼠惡靈。

鼠糞掃得我心力交瘁，但我可以確定清藏律師絕對不是招惹到鼠怪，也不是什麼墮入魔道的高僧，他只是被嗜食味噌又難以請走的貧乏神憑依附體，大概受到他氾濫的慈悲心感召，窮神就這樣安住下來，把松本寺住得日漸成了陋屋破瓦的半座廢墟。看他那身與窮神無異的黑袈裟，比上個月又多了幾個補丁，雙手交抱在胸前，任憑寬大的衣袖被秋風吹翻，清瘦單薄地倚在書庫門邊，像是一個隨時會傾倒的竹棚架。

他好整以暇地扳起手指，正在回推老鼠在寺裡鬧了多久，一直算到昨晚，老鼠咬破他一根腳趾頭，才不得不請我來，把書庫木門那個被鑿出拳頭大小的孔洞補起來。

看著那些大洞，我不死心，還是想推銷我私藏的老鼠藥，我從懷裡拿出一枚錫製茶罐，晃搖幾下：「用吧，這個『不用貓』，很有效的。」

「拜託，那種殺生的東西，不要拿進寺裡來啊。」

「那不然，我來放藥，這樣就不算是你殺的了吧？」

「唆使也不行！不自己殺，也不教他人殺。我請你來幫我解決老鼠的問題，結果讓你當了劊子手，這樣我的罪過更大。」

「這可是當年賣到斷貨的好東西，平常我可是隨便拿出來的喔！」我又晃了兩下，老鼠藥丸在錫罐內發出清脆的聲響，猶如鼠輩的喪鐘。

「你該不會還在賣當年的那個吧？」

「不是，早就不准賣了，我現在賣的都是合格的老鼠藥。但是呢，憑我們的交情啊，我可以免費分你一點。」

「不用不用，你收起來吧。」

律師說什麼都不讓我放餌，我只得把錫罐收回懷裡。這可是我從倒閉的工廠那裡拿到的最後一批，有效期限還剩兩年的庫存，要不是因為聽說松本寺的

老鼠太猖獗，我自己都不太捨得用。喔，千萬不能讓別人知道，我還私藏著傳說中的老鼠藥，這個牌子的藥效太好，果真跟它名稱一樣不用貓，後來有的人買去自殺，或甚至用來殺人，「不用貓」變成「貓自殺」、「貓殺人」，所以鼠疫平息那年，工廠就遭到查封，勒令停業，從此永遠停產，成為絕版老鼠藥。人說狡兔死走狗烹，想不到老鼠藥也會隨著鼠疫滅盡而退出市場。

我倒不覺得撲滅這些害蟲有什麼問題，要是造成傳染病，那才是真正的大問題，所以遇到被蛇蟲鼠蟻困擾的客人們，看是要殺老鼠蟑螂，還是驅牛蜱頭蝨，漢方洗劑、西洋丸錠，我的貨車總是備齊各種藥品，而且我隨叫隨到，包送到府，只要提早聯絡，整個台南市都在我的配送範圍，也不另外加收價錢。

我沒有選擇當浮浪者，也還沒有死在異地，拉著人力貨車四處兜售生活雜物，是我目前的職業。嚴格說起來這也不是我自己選的，人的一生會遇到很多讓人寢食難安的阻礙，但也會浮現更多無法想像的機會，安平港碼頭邊的商店街，曾有一間專賣日用雜貨的金泉福商行，老闆一家染上鼠疫，病懨懨地被隔離在家，根本無法做生意，不得已他只好用市價六折的成本，把一些怕壞的乾貨與雜糧轉賣給我，還借我十圓，讓我把那台囤放在他家倉庫，俗稱「Li-á-khah」的二輪人力車，組裝成我現在的雜貨車。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批貨，從此開啟了我四處販售日用雜貨，一人溫飽，還能掙到一間八疊半棲身小屋的拉貨生涯。

命運就是被無數偶然串連起來的一個過程，我毫無準備就做起了沿街「喝玲瓏」的生意，如今也將邁入第十年。對於那時候已然動念要在碼頭乞討一輩子的我而言，現在的我，不可不說是過上了大富大貴的人生了。

某次拉著車子來到安平港區叫賣，遇見來買東西的清藏律師，好奇跟著他走進松本寺，從此結下這段不解之孽緣。認識他的這幾年來，不知道要說他是嚴守清規，還是頭腦不靈光，窮到連木門破洞都沒辦法找真正的工匠來修補，只能找我這種拉貨車賣雜貨的小販，拿著幾塊廉價木板來當他的大工御用達，連我自己都覺得很荒謬。

「你要是不認識我，不就得跟這些老鼠過年了？」

「那也沒辦法。」

「我知道你不靠法事賺錢，但寺裡再這樣破爛下去，說不定要鬧鬼。」

「也不用鬧，我天天都有施餓鬼，請祂們來吃飯。」

「別光收餓鬼啊，收幾個沙彌幫忙化緣吧。不然叫沙彌抓老鼠去換錢，以前一隻可以換到五錢，現在不曉得還收不收。」

「別再提殺老鼠的事了。而且收徒弟，收來也是討飯吃的，化緣得多，到時候就會花得更多。」

「那人家大宗派、大山頭怎麼就不擔心徒弟愈收愈多？從台北下來的人都

在聊，說五年前失火的東本願寺，最近快完工了，這次他們為了防火跟防老鼠，特地用鋼筋水泥改建，而且還是印度式的風格，聽說很氣派呢！」

「人家是大谷派啊，在內地有成千上萬的信徒，我拿什麼跟人家比。」

「你們律宗的總本山不是也頗有來頭？」律宗的總本山就是當年鑑真和尚蓋的唐招提寺，淨土真宗大谷派雖然財力雄厚，但作為國家級的古蹟，我總以為律宗應該也是有點家底才對。

「就是本山才辛苦，光是忙著籌措古蹟維護修繕的經費就自顧不暇了，哪裡照顧得到我這邊來？但求頭頂的青瓦不要漏風滲雨，老鼠不要咬壞經典，就阿彌陀佛了。」

「既不賺錢又不收徒弟，那你出家到底是為了什麼？」

這個問題我很早就想問了，也是幫很多人問的。

我只知道律師從前是日本知名大學畢業的法醫，從執業時代就習慣進出派出所，但自從我認識律師之後，我居然也像走灶跤一樣，跟著他開始跑警察署。不知道是他接引眾生的願力太強大，還是我運途乖舛就像倒楣的衰神，又或者我們兩個加起來就是死神代言人、地獄倒楣鬼，每次只要一起行動，莫名其妙就會把我一個拉貨車的雜貨小販，捲進犯罪案件的漩渦裡，經歷過的非自然死亡與謀殺案，以及足夠寫成好幾本筆記實錄了。不過也是因為他的人際關係，讓我結識到很多本島與內地的警察，從警察跟律師的交談之中，我察覺到這些警察應該多少都認識出家前的清藏律師，甚至知道他出家的原因，所以這些警察都很聰明地迴避了關於出家的話題，不曾有哪個白目的警察開口問律師當年為什麼要辭退法醫而選擇去律宗出家。

台南市區的警署不用說，遠一點的像二林、台中的派出所，甚至台北跟基隆的老鳥警察，對律師總是畢恭畢敬，更容許他在命案現場自由出入，甚至還專程找他討論案情，互相交換意見；而年輕一點的警察則是有樣學樣，跟進跟出，忙著做筆記，似乎想從他的法醫經驗裡學習鑑識技巧。

記得我第一次跟著律師進太平間，看到管理人從冰櫃裡拉出一具被攔腰切割兩半的女屍時，我在旁邊不斷強忍著反胃與噁心，幾乎無法思考，而清藏律師卻用著極為平靜而無情緒的聲音，替在場的年輕警察們分析這位不幸女子的死因，並推估可能的兇手。他的聲音在太平間冰冷的白色瓷磚之間，彷彿一種真言，不斷迴盪，雖是重拾俗家時代的法醫工作，但律師也同時以出家人的身分，為亡者獻上誠摯的祈願與祝禱。在場的人無不折服於他的專業判斷與無盡的慈悲，那起案件後來不到幾天就順利偵破了，死者是一位身世可憐的本島籍藝伎，我甚至不知道根本不曾出入酒家的律師，究竟是怎麼看出她有著悲慘的過往。

究竟是什麼原因，讓清藏律師在人生四十路的半山腰，轉了個大彎，從法

醫跳進佛教的修行世界，原本對我來說只是一樁有點奇怪的事情，畢竟這是他個人的生涯規劃，也不好過問什麼。可是每當我藉機開口想旁敲側擊，旁邊的警察大人們就會開始帶風向，把話題岔回去繼續討論案情。

平常對待老百姓都相當跋扈蠻橫的警察，居然在維護這位早已離開法醫界十餘年的清藏律師，可見他當法醫的日子，必然是受到警界很大的敬重，而且離開的時候也沒沾惹什麼麻煩，才能保全名聲至今。

他們極力幫律師掩蓋著秘密的樣子，反而讓我更想知道他為什麼出家。

「這個問題，很重要嗎？」

「會不會你其實是被通緝的殺人犯，假扮成和尚，躲到台灣來？」

「那我易容術的段位有點高，這麼多警察都沒認出我來。」

「也不一定是易容啊，你專門研究犯罪事件，熟知兇手的犯罪心理，或許你跟那些警察有達成什麼秘密協議。」

「你說得我都快相信自己是通緝犯了。」律師爽朗地笑出了聲，但他就是不想回答究竟為什麼要出家，他拿起剛剛那本被咬壞布料封面的經書，湊近鼻子一聞，認出了經書封面的糕仔粉：「我想這才是真兇，你看，這糕仔粉，上週你帶春滿她們來寺裡喝茶，就是吃糕仔吧。」

「你確定？」

「你聞聞看。」

「好像真的是，可是他們應該沒有進來書庫吧？這本經書沾到糕仔粉，跟春滿他們應該沒關係。」

「是，這是我吃完後不小心沾到的。」清藏律師大笑道：「那種糕仔輕輕一捏就碎，很容易就這樣沾得到處都是。」

「搞了半天，你還真的是賴豪！」

「耶，怎麼說話的，把我比做那種執念深重的妖怪。我要是有祂的一半，松本寺早就跟東本願寺一樣氣派了吧。」

「你也曉得！」也不必搭火車去台北，台南市區就有很多廟地寬敞，重修之後更顯得莊嚴宏偉的寺院與宮廟，這些廟宇的修建工法都非常講究，各種彩繪雕塑也相當精美，來往的信徒香客大概受到肅穆典雅的氣氛感染，出手往往也會稍稍闊綽一些，有些穿長衫的儒商或公子之類的人，香油錢都是幾十圓在丟：「你看那些大廟，都不會覺得很羨慕嗎？」

「不會啊，相比之下，我比較喜歡窩在這小地方，跟春滿、次郎、興文這些單純的信眾，喝喝茶，聊聊佛法，傾聽他們的生活，我就滿足了。」

自從清藏律師的名聲從種滿了林投的濱海地區，慢慢傳入市區，現在老人

失智走丟或小兒夜啼受驚都會專程跑來找他，或者也不一定遇到什麼不順的事情，不少人把松本寺當成一個療心談天的場所。儘管律師再三強調，他只會誦經，他沒有法術，他無法把老人的記憶像撒漁網一樣全都攏回他們的腦袋瓜裡，也不知道怎麼止住小孩子的夜不安寐，沒生過孩子，更不懂安慰人，卻不知道為什麼，來找過他的人，聽他講一些很基礎的佛學觀念，就算遭逢的困難沒有獲得直接的解決，他們似乎都會頗有領悟，深獲法喜，猶如漁船滿載，开开心心地回家去。

「人們都在討論，說每次從松本寺回去，彷彿都獲得很大的力量，他們在猜說律師你可能有什麼神通。」

「那是他們禮拜佛陀，種下善因的力量，與貧僧無關。」

「你再謙虛下去，就有點虛偽了喔。」我這裡話剛說完，抬頭就望見松本寺的山門外，正站著一位束髮整齊，手裡拎著一個唐草圖案風呂敷的女子：「你看，你自己今天不也約了客人來嗎？」

「沒有啊。」本來站在門邊看我修補牆洞的清藏律師，順著我的視線，回頭一望。那女子對到了我們的眼神，也迎著我們點了點頭，我跟律師則是反射神經地回了禮，還沒認出她究竟是誰，她已經踩著玲瓏碎步，走進山門。隨著她漸漸靠近，我注意到她身上雖然是粗布和服，但用了很素雅的紺色布料，而袖口的部分可以看見有著一點一點，新舊不一的暗沉油汙。她應該是習慣在廚房做事的人。

「喔！居然是！」是眼尖的清藏律師先認出了她：「妳什麼時候來的，怎麼沒叫我們一聲！」

「好久不見了，律師、秀仁桑。」女子羞赧地鞠了躬說道：「我看秀仁桑正在忙，律師您也跟他聊得很起勁，我就想說，門邊小站一下。」

她一開口，我記得她的聲音，也想起了她的故事。

「有一年沒見了吧！」清藏悠然地說著，仔細打量著：「一切都還好吧。」

「託您們的福，日子還過得去。」

「怎麼也沒寫個信，我好叫秀仁去車站接妳啊。」

「我這次來，主要是想感謝你們，去年要不是你們，我可能永遠沒辦法像今天這樣，站在這裡跟你們講話。」女子又鞠了一躬，嬌小的身形在一次次的鞠躬動作之下，似乎又縮小了幾吋。

「哪裡的話，那些都是碰巧、碰巧啦。」律師謙遜地搖頭，連忙揮手。

「不，真的得感謝你們。這一點小東西，不成敬意。」女子從吊掛在手臂上的風呂敷裡，拿出一個裝著糕餅的紙盒，盒子外面用喜慶的大紅色紙包裝，紙上打印著餅行的名稱。我記得這家餅行，就開在旭川的南岸，離碼頭很近，各地來的客人都會帶上幾盒他們家的餅，作為基隆到此一遊的伴手禮。

「還讓你破費了，秀仁，去沏壺茶吧。」

「沒問題！」我從懷裡拿出了一只錫製茶罐，故意在他眼前晃了兩下。

「等等，你那個不是……」

「這鐵觀音啦！」

看他兩眼瞪得老大，我才撈出剛才那個裝老鼠藥的茶罐，跟我手上的茶罐比對給他看。雖然都是錫製茶罐，但仔細看的話，裝老鼠藥的是全素面的，裝茶葉的則有鑿花。我為我成功戲弄了清藏律師感到滿足，彷彿這整個早上的辛苦都值得了。

「真是！請上來吧。」清藏律師對我哼了一鼻子氣，領著女子走進大殿，拜了三拜之後，轉往大殿後方的書房。

松本寺雖然蓋在港邊的清寂巷弄裡，被我說得像鬼屋，但清藏律師一個人還是很盡力地把寺院打理得有點人間淨土的感覺。走進山門，會先經過一個饒富禪意的侘寂中庭，立著一尊律宗祖師鑑真大和尚的銅像，銅像背後有銘刻著「律宗總本山唐招提寺吉旦立」等字樣，這就是松本寺隸屬於律宗的證明。為了符合當初買下的土地面積，寺院規畫得比較像本島人的三合院落，正面是大殿，兩側各有木造書庫與大寮；大殿後方則蓋了三間獨立的小房間，分別是清藏律師接待客人的書房，以及他自己休息的方丈，和一間經常被我借來睡午覺的禪房。整座佛寺的屋頂都是本格檜皮葺，牆面則是以混了泥土跟稻草的傳統土塼，外觀一眼就能認得出是日本人的佛寺。大殿壇上供奉釋迦牟尼，兩側則是十六羅漢與西天東土諸位祖師的牌位，約可以容納四十來人，但平常有個七、八人就已經算是很熱鬧了。

當我把茶泡好，繞過大殿，把糕餅跟茶水端進書房的時候，律師跟女子正好聊到了那間開在旭川旁，緊鄰著餅店的食堂。

「所以後來就是你跟阿玉兩個人，把食堂弄起來了吧？」

「對，還有社寮的海女大姐們都很幫忙。」

她說話的聲音比我去年聽到的更為開朗，或許是她經歷慘案，陷入生死絕境之後，再獲新生的鬥志賦予她力氣，讓她整個人的氣色都比去年好，神情也變得很剛毅果斷的樣子。我跟律師原先都以為她會熬不過去，但聽她說，她走出來了，在阿玉的陪伴之下，兩個人合力把食堂打理得有聲有色，直接跟海女採購特選的鮑魚海膽，製作海味濃郁的定食，深得本島人跟內地人的喜愛，奔相走告，打出了海女食堂的名號，一口氣洗消了去年的陰霾。她已經不是那個躲在陰影裡，惶惶然擔心自己隨時可能會失去性命的苦情女子了。

「說到海女。」而我總覺得今天見到她，再加上松本寺鬧鼠災的事情，冥冥中或許有什麼特殊的安排或指引。雖然我對任何神佛靈鬼的存在，都還抱持著懷疑的心態，但我也否認宇宙之中尚有許多人類無法探知的真相，或許像海女這樣往未知之處不斷探掘的職業，不小心觸碰到人類科技尚未抵達的地方，驚動了某些海底未知的存在，也不無可能。所以我必須趁著今天這個機會，問她關於海女大城的消息：「後來有人找到大城嗎？」

「還是沒有，不過。」女子頓了一下，她似乎也知道我會問起大城的行蹤：「大概是你們離開的一個多月後吧，海女們在社寮島外海的珊瑚礁石，發現大城的磯桶跟磯眼鏡，還有頭巾。」

「確定是她的嗎？」我之所以會這麼掛念大城，除了擔心她的安危之外，更因為那是我跟律師去年唯一沒有解開的謎團。但當時的清藏律師並不想承認大城的失蹤是超自然現象，還是想辦法理出了一條符合科學的推論。

「嗯，頭巾上面有繡她的名字，以前跟她一起下海的海女也都很肯定是大城的，桶底和眼鏡側邊也都有用黑色油漆，畫著祈求平安的道紋晴紋。」

由五條橫紋與四條縱紋交錯而成的，叫做道紋，相傳是蘆屋道滿所使用的符印，分別代表「臨兵鬥者皆陣列在前」的早九字真言，最早見於《淮南鴻烈》這部中國著作；而簡化了桔梗花紋的五芒星，便是晴紋，既是安倍晴明專屬的符印，也是晴明神社的社徽。海女們相信，只要有這兩位傳說中的陰陽師加持護佑，就能驅除海中的妖怪與幽靈，順利地在海中撈捕到各種物產，並且平安回到岸上，因此無論是下水用的磯眼鏡、裝漁獲的磯桶、救命用的浮輪等裝備，還有下潛的時候穿的工作服，頭上戴的頭巾，也全都會用濃重油漆或刺繡的方式，將道紋晴紋隨時帶在身邊。

「如果只是放在礁石上，難保不是有人從她家偷拿之後，故意丟在那裡的吧？」關係到律師的名譽以及他的專業，他不能輕易相信是妖怪作祟，而且他

非常明白符咒的運作原理，不過是一種賦予信心的精神配件，只要帶著自己所相信的護符，不管是哪種神佛精靈頒賜的，就能獲得宛如桃太郎打鬼的百倍千倍勇氣，做起事情來也會特別有幹勁，如此就能避開許多危機；反之，如果無意間把護身符搞丟了，就會鎮日惶惶不安，哪怕不小心踩到水坑，都會被放大成厄運纏身或妖怪作祟的徵兆，而許多的迷信與宗教都是這樣誕生的。

女子從風呂敷行李中，拿出了一條白底藍墨的注染頭巾，幽幽地說起：「這就是大城的頭巾，自從這些東西出現之後，有些海女後來都不敢靠近那片礁石，甚至還有人因此轉行，都是怕步上大城的後塵。年長的海女們還說，她們都感應到大城可能在海裡遇到『伴潛者』了。」

大城是社寮島上的海女小隊長，去年委託她幫忙下海探查的時候，她也有向我們介紹一些海女們流傳的妖怪，藉此說明為什麼很多海女都不願意接我們的委託，因為她們深信那些難以用科學解釋的事件，無非不是這些妖怪在作祟。海女們口耳相傳的妖怪，跟天狗、雪女或窮神那種名氣響亮的妖怪不同，都是帶有地方色彩的水族妖怪。例如有一種藏在礁石中的「山椒針刺」，當海女們專注於鮑魚或海膽的採掘時，牠們會出其不意伸出帶有劇毒的針刺攻擊海女；或是有一種生活在海中河童，為了阻止海女搶走牠們的石花，會殘虐地將海女從屁股的地方撕裂成兩半，海女們便稱呼這種海中河童叫「破壞屁股」。

而女子方才所說的「伴潛者」，是一種穿著海女裝束，手裡拿著疑似大鮑魚的妖怪，海女們會以為是自己的同伴在指引方向，跟著下潛，等到回過神來，「伴潛者」早就消失在遠方，而海女已經被引誘到海水深處，來不及浮出水面的海女，就這樣隨著「伴潛者」沉入海底，成為牠們的一員。

「去年也說是因為『伴潛者』，但都沒有證據不是嗎？」女子雖然言之鑿鑿，但清藏律師顯然對這種說法不買單：「初次聽到這種妖怪的時候，當下想到的就是本島人說的抓交替，這些不過都是對陌生水域環境的恐懼所造成的幻覺罷了。而且就算她家已經沒有任何採海的道具，難保不是有兇手事先偷走，藏了起來，在我們離開之後，再偷偷放到珊瑚礁石上。我們已經見識過太多這種裝神弄鬼的事情了，不是嗎？」

我則認為這些妖怪背後有一些真實的隱喻，應該是海女們從大自然那裡討回一命之後所留下的經驗談，而這些經驗談的背後，必然基於部分真實：「真兇也罷，『伴潛者』也罷，但海女們這次有去報警了吧？」

「有，她們這次學乖了，第一時間就是去報警，警察很仔細地在社寮島周

圍海域搜查，整整找了三天。」

「應該是什麼都沒找到吧？」律師還不想推翻自己去年的判斷。

「是，警察說，就算落海，可能也會被冬季的洋流捲走。」女子說到這裡，聲音竟然漸漸難以控制，甚至發出了細微的顫抖：「可是律師您當初說過，照理來說，大城應該還活著，而如果大城被人殺害，棄屍海裡，那真正的兇手恐怕……」

「那是因為我們當時在她家裡找不到海女的裝束與謀生工具。」清藏律師冷靜地分析，也勸女子不要太緊張：「她唯一的謀生技能就是當海女，但她如果繼續待在社寮島，她擔心自己會遭到滅口，所以我當時才會判斷她是帶著吃飯的傢伙逃亡了。你也不用太緊張，說不定這正是她掩人耳目，假裝自己被『伴潛者』拖走，用以保命的手法，所以不管怎麼樣，現在海底是一定找不到任何東西的。」

可是女子並沒有聽進去這些安慰。對她而言，去年發生的一切，就是一場永遠不願再想起的噩夢。

但漆黑的記憶還是如一股無情的暗流漩渦，漸漸把她吞沒，她臉上開朗的神情也消逝了，眼前的每一個人人都可能是令她窒息的「伴潛者」。律師說，為了幫助她打破眼前的陰影，她必須再度回到基隆，回到田寮河畔的天神町，九十七番地，她必須推開那個門牌番號七號的兩層樓高洋房，看著門後發生過的一切，像映畫膠捲不停地捲動，一幕又一幕讓她感到極度不舒適甚至噁心的各種畫面，無情地重新播放，如此她才能真正並永遠地掙脫過去的黑影。